

烈士遗孀林守淮忆少萍在重庆大学

(庄燕北执笔)

在 1941 年至 43 年间，少萍烈士在重庆大学从事学运工作，有次回家说他去“中美合作所”回来。（其时的“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与美国为共同抗日而成立的），可见他当时是已打入国民党军统的，之前在福州南平工作时，他就是身着宪兵装的。

在重庆时家居沙坪坝的一个院落的侧房，有点像鼓浪屿的房子傍山而筑，在房子的侧面有个边门通向另一间房子，里面的租客，是我（少萍太太）多年来常猜想与念想的。这是一对夫妻，男的称老顾，女的就叫顾太太，都非常温文儒雅。顾先生早出晚归的，有时整月不见，而顾太太如《红岩》所描述，正是在沙坪坝书店工作！60 年代我在看了《红岩》后，一直认为顾太太就像当年的江姐：“他们有个小男孩小名眯眯，不和他们住在一起，要过些日子才会有人从乡下带过来住几天，夫妻俩待人很好，我的女儿庄燕渝诞生时，家里很穷，什么都无力准备。热心的顾太太过来帮忙照看，见到桌上只有一盆面粉，自己拿到她家里蒸了一锅馒头过来，还搭送了一些月子里的物品。顾先生大概不和少萍一个系统里的同志吧？反正平时没见男人之间有往来。曾有一次，蒋介石到重庆大学视察讲话，少萍借了一套学生装和胸章让我佩带，扮成学生混进去见了一次老蒋，也看到顾先生和顾太太在人群中，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并不打招呼。在重庆期间，家里时常来访的客人就是一些重庆大学的男女学生，有时来了许多人，少萍总是让我坐到外厅的门口边打毛线，而他们都在内房中说事。因为习以为常了，在少萍回厦门工作期间，家住本部巷时，也时常有大学男女学生来家里找他，我同样在门口边看望着。有时有人来访未遇少萍，我会把来人留下的纸条藏在屏风的糊纸内，常得少萍表扬。”在重庆时当时的房东太太有个小女孩叫“陆德芬”，常常过来串门儿，每当少萍有客人来，陆德芬的母亲在对面总会扯开嗓门用川语大喊“落地灰回来哟”（“陆德芬”川音听起来像闽音“落地灰”）